

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

吳世昌著

# 羅音室學術論著

第一卷

文史雜著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

著者 吴世昌

出版者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十号）

排版者 中国文联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一〇三·一三八八

定价 五元二角

頌鼎釋文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邸宮旦王格大  
 室即位宰弘佑頌入門立  
 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  
 史貌生冊命頌王曰頌命  
 汝官嗣成罔貯廿家監嗣  
 新造貯用宮御賜汝玄衣  
 黼純赤市朱黃繅旂攸勒  
 用事頌拜頌首受命冊佩  
 以出反入瑾璋頌敢對揚  
 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  
 考懿叔皇母懿妣寶璋鼎  
 用追孝祈釁康虔純祐通  
 祿永命頌其萬年眉壽  
 畀臣天子靈終子孫寶用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王在周康邸宮旦王格大  
 室即位宰弘佑頌入門立  
 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  
 史貌生冊命頌王曰頌命  
 汝官嗣成罔貯廿家監嗣  
 新造貯用宮御賜汝玄衣  
 黼純赤市朱黃繅旂攸勒  
 用事頌拜頌首受命冊佩  
 以出反入瑾璋頌敢對揚  
 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  
 考懿叔皇母懿妣寶璋鼎  
 用追孝祈釁康虔純祐通  
 祿永命頌其萬年眉壽  
 畀臣天子靈終子孫寶用

Figure 15. Above, inscription on the *Sung ting*; below, its decipherment into modern Chinese.

企鵝叢書《中國藝術》第一卷所採用本書作  
 者手寫頌鼎銘辭及釋文

## 前言

有一次，唐弢同志和我同車去聽一個報告。在路上因為談到魯迅的舊詩，他忽然對我說：「你們是書香門第出身，所以你和令兄從小就會做詩詞歌賦。」我聽了不禁笑道：「從我懂事的年齡回憶起來，我家裏惟一的書是掛在竈牆上的『時憲書』，俗呼『曆本』。但我們的鄰居有的窮得連『曆本』都買不起，有事要挑一個好日子，便來向我母親借『曆本』。我母親也不認得幾個字，她祇看某一天條下印着密密麻麻許多字，那就是『宜祭祀、裁衣、沐浴、理髮、合婚、下葬……等等』一大串吉利話，肯定是好日子。如果某一天條下乾乾淨淨祇有四個字，那一定是壞日子：因為這四個字是『諸事不宜』。」

我們家裏讀書的風氣是我的四哥搞起來的。他十來歲就看完了《三國志演義》。小學畢業以後，他不肯像別人的孩子那樣去學生意。有一次，他從「敬惜字紙」的一米多高的大廢紙簍中檢到半部《傳習錄》，大好之，看得寢食俱忘。後來又弄到一本上海縮印的《經義述聞》，他又如饑如渴地把它看完了。不久父親去世，族中一位伯父推薦他這十六歲的孩子到杭州一富

商家中教更小的孩子。比他小四歲的我則被送到杭州當學徒工。但他鼓勵我不要放棄讀書，他以後會想法子讓我進學校。他寄給我半部掃葉山房石印的《文選》，我在舖子裏讀完，疑難部份祇看註而無師承，當然祇是似懂非懂。但因有了這點基礎，我後來在中學和大學中也佔許多便宜。

我在小學時即常常要紀念「國耻」。每年五月九日，小學生便由老師領着，整隊上街，手裏拿着五色紙糊成的三角形小旗，上面寫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槍斃賣國賊！」「抵制日貨」、「還我河山」等標語。在中學時代一九二五年又有「五卅」紀念，近在上海的日本工廠殺害工人，學生游行示威抗議，英國巡捕又槍殺學生十六人。次年又有遠在北京的「三·一八」慘案，軍閥段祺瑞的軍隊槍殺請願學生二十餘人。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北伐將抵濟南以前，日軍自膠州灣攻佔濟南，殺傷我軍民數千人。作爲一個中國的知識青年，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在短短的四、五年中，遭逢着這樣連續不斷的可悲、可痛、可恨、可耻的國家大事，怎麼能够靜下心來讀什麼書！更何況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多少青年被叛徒出賣犧牲，更何況緊接着國民黨中各派的軍閥頻年內戰以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乘機吞噬東北四省，而南京的蔣介石政府竟下令我軍不許抵抗。生在這樣一個時代的中國青年，如果不是醉生夢死而還有點志氣，他既要面對這些無可奈何而又無可迴避的歷史局面，又要準

備自己，爲將來建設這個祖國的文化，爲恢復這個祖國的榮譽，爲這一百年來受盡屈辱的四萬萬同胞重新樹立信心，盡自己的一份責任。而像我這樣生於貧寒之家，幼失父母之教，又復失學多年，入學後祇能半工半讀，則在我學齡期間所能吸取的精神營養之貧乏寡薄，可想而知。比起唐弢先生所謂「書香門第」的子弟來，真有天淵之別了。

至於進入大學以後，理應潛心向學，努力求知。但當時的國事蠭蟻，既如上述，則在每個青年祇有兩條路可供抉擇：或則埋頭讀書，不問外事；或則跑出書房，從事革命。而我則恰恰在這兩者的夾縫之間討生活，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我的精神生活像一個鐘擺，左右擺動：一會兒坐下來讀一點書，寫一點東西；一會兒又被祖國危急的呼喚所驚起，不能不去參與救國的活動，以至不但荒廢了學業，連每年五百元的獎學金都丟了。但也因此而逼得我不能不鬻稿爲生，多寫些文章。作爲一個研究生而把大部份時間花在抗日活動上，幾乎使我連碩士學位也丟掉。但我也並不後悔。當然，如果我不荒廢學業，我後來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會好些。我的有些知友因此爲我可惜，而我自己則以爲生爲中國人，把時光用在抗日工作上，是應該的：既不後悔，也不惋惜。

我雖在中學時代即已發表作品，但認真寫出够當時學術水平的文章，則是在燕京大學二年級英文系求學時。該系老師大多是美國人，教書雖然認真，老實說，沒有多少學問，講不

出什麼道理來；因此我抽出時間到國文系聽課，有時也到鄰校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聽呂恰慈（I. A. Richards）、吳宓、葉公超諸位教授的課。因為無家可歸，寒暑假就仍住在校中。好在圖書館照常開門，而假期中閱書的人少，我就整天在裏面，把需要的參考書鋪開，有時佔用兩三張桌子也不礙事。大閱覽室好像是我個人的書房。我那一篇《辛棄疾》傳記（本卷未收）就是一九二九年暑假在燕大圖書館寫成的。

我自弱冠弄翰，至於皓首，五十年間，大約寫了二、三百篇文章，其中純粹學術性的論文約二百篇，卻從未結集。近年以來，常有人問起我的著作目錄，有的刊物或辭典的編者，社會團體或機關的檔案、資料部門，也常寄來表格，要我填寫或開列著作目錄，使我不勝其煩。真欲「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不得已，我在前幾年收集了過去發表的文章題目，以及刊載我的刊物名稱，編成兩個目錄：一為我的中英文著述目錄，一九三零至一九八零年。一為刊載過我的文章的國內外報刊目錄，一九二六至一九八零年。前者列舉可以查考的論文及其他著作二百餘篇，包括英文著作六十餘篇；後者列舉國內外中英文刊物一百餘種。以備需要者索取，而省我鈔繕之勞。除了專書如《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英文本《紅樓夢探源》、《羅音室詩詞存稿》、《紅樓夢探源外編》等四書已在國內外先後刊行外，兩個目錄所列舉的學術論文則從未編集過。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施議對同志見此目錄後，一則見我年事已高，再則深恐拙著日久散失堪虞，屢次敦促我編成文集，以廣流傳，因按文體性質，暫擬輯爲四卷：

第一卷 文史雜著（包括考古學及其他論文）；

第二卷 詞學論叢（包括詩話）；

第三卷 序跋之屬（包括書評）；

第四卷 時論雜文（包括其他文藝作品）。

此第一卷，所涉較廣，時距的跨度也較大。以寫作時間而論，第一篇〈釋〈書〉〈詩〉之「誕」〉寫於一九三零年，有關〈禮記·檀弓〉篇一文寫於一九八二年，一文相距過半個世紀。就諸文的內容而論，包括古代經籍的訓詁發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釋，古代社會風俗的研究，古今文學的比較研究，古典詩歌、樂府中的問題，敦煌學中有關資料的考釋，宗教學中的問題，舊中國喪失文物的調查報告。最後附錄一篇從中國古典文獻中發掘出來的有關生物學中「條件反射」的問題。這一卷論文的主題範圍如此廣泛而不同，真可謂之「雜家」，但還有一些論詩談詞以及文學批評之文，將編在以下二卷中，因爲這一卷已經有三十多萬字了。

我在《燕京學報》共發表四篇論文，最長的一篇約三萬字，刊於第十四期，考定六個語

詞的「古訓今義」。因太長也太枯燥，此卷沒有收存。研究訓詁學的專家如欲參考，可找原刊。這一組所收三篇之中第一篇寫作時間最早（一九三零年），也最引人注意。錢穆以為這是吳其昌的論文。及至看完了，見文末記有「燕大圖書館」字樣，正奇怪他為什麼不在清華圖書館而到燕大來寫作，再看文題作者，才看清楚是誰所作。彼時錢穆是燕大國文系講師，他知道我是英文系的二年級學生，所以決不會寫這樣的考據文章。後來《燕京學報》登載本刊的廣告，也把第八期此文的作者誤為「吳其昌」。直至解放以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劉修業君編《史學論文索引》，仍把此文作者歸於「吳其昌」。雖經謝友蘭同志告訴她錯了，也沒有改正。劉君還是當時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的畢業生。

還有一點也可以附帶一說。當時國民黨在文化方面的政策越來越反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竟公然下令湖南省所有中學要「讀經」，沒有人敢反對。胡適雖然是個資產階級的學者，但他畢竟參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點現代知識；在這方面胡適還是比何鍵高明些。針對何鍵，他發表了一篇《我們還不配讀經》（二）。他先引王國維致友人信，承認經書中許多字句還不懂得，下文又引當代研究古代經書有成績的三人：楊樹達、丁聲樹（二）、吳世昌。他介紹吳世昌的研究成果說：

又如《詩》、《書》裏常用的「誕」字，古訓作「大」，固是荒謬；世俗用作「誕生」解，固是更荒謬，然而王引之《經傳釋詞》裏解作「發語詞」，也還不能叫人明白這個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學的吳世昌先生釋「誕」爲「當」，然後我們懂得「誕彌厥月」就是當懷胎足月之時；「誕寘之陋巷」、「誕寘之平林」，就是當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時。這樣說去，才可以算是認得這個字了。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冊五四六頁

《詩與語音》也是五十年前的舊作。這一篇雖是被鄭振鐸先生逼出來的急就章，而其中所探索的卻是當時詩壇上的一個新課題，這本來是個大可發展的主題，但我自己沒有繼續研究下去，別人也沒有接力跑上來。直到六十年代，香港有人翻印此文，前幾年，香港中文大學的葉維廉教授來京訪問，談起他的研究工作，說是最先因受我此文的啓發而從事此項研究。在此之前，原北京大學英籍教授燕浦生（William Empson），在五十年代初回國後，任歇菲爾大學英文教授，曾有《莎士比亞與語音》一書問世。

《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一九三四年發表於林徽音女士、聞一多、葉公超等教授創辦的《學文》月刊。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包賈思（M. Grace Boynton）當時也在研究中國園林，

曾去函該刊編者聞一多，請求允許她將此文譯成英文。後來她在作者的幫助下譯出一個節本，刊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國藝術與科學學報》（*China Journal of Art and Science*）一九三五年七月號。此文後來又有美國韋爾斯萊大學的教授寶維絲小姐的一個節譯本，一九六零年英國牛津大學德效騫（Homer H. Dubs）教授的英譯本則是全文。

在三十年代，「敦煌學」正是和「甲骨學」一樣漸漸成為「當世之顯學」。但因資料深藏國民黨政府的「中祕」，流傳不廣，所以研究者不多。我寫《敦煌卷（季布罵陣詞文）考釋》，祇求把已經流傳的材料（即劉復和羅振玉印行的書）復其原狀，通其文義。以後敦煌材料的陸續刊布，當然後來居上。然而「椎輪為大輅之始」，拙文正是當時許多椎輪之一。在我治學的過程中，此文也標誌着敦煌學的一個初步階段。最近周紹良同志印行《敦煌變文論文錄》，也收此文，用的即是《史學集刊》文本〔三〕。我事前不知，以致許多訛字錯解未及改正。此卷所收則是改正本，可以正周本之誤。

由於敦煌的珍貴文物被帝國主義的御用文人大肆掠奪，自然令人想到近百年來中國其他文物之被掠奪與損壞。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決定把故宮及別處的歷史文物運到倫敦去展覽。事先盛傳古物出洋名為展覽，實際上將出售英國，以換軍火。當時北平的文化界發起反對古物出洋，由各大學的知名教授領銜，連名打電報給南京政府表示反對。我也被邀參加這個

「運動」，被分配到的是宣傳工作：即在報刊撰文，痛陳過去五十年（從一九三四年上推）中國歷史文物之喪失，以喚起各界人士對於古物的愛護珍惜。本卷所收《近五十年中國歷史文物之喪失》以及其下二文，乃是我調查了各大圖書館所藏外國出版的中國古物圖錄等書而提要寫成的。因為太長，分成三篇，在天津《大公報》的《史地周刊》上分期發表。等到文章刊出時，古物早已出洋，但因此而引起國人對於文物的重視與愛護，則此三文雖已成為「明日黃花」，也未始沒有喚起讀者的愛國思想。

本卷的編集、繕寫由施議對同志主持，參加繕寫工作者為董乃斌、劉揚忠、陶文鵬、黏鳳婷諸同志，盛情可感，謹此鳴謝。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記于北京 吳世昌

〔一〕 他此文先登在他編的《獨立評論》，後來收入《胡適論學近著》、《胡適文存》第四集。

〔二〕 他舉楊樹達對於《詩經》中「于以」一詞的解說。參看本卷《釋〈詩經〉之「于」》一文有關章節。關於丁聲樹，他舉丁氏《釋否定詞「不」「弗」》一文。

〔三〕 按拙文載《史學集刊》一九三七年第三期，周書誤作「一九三九年」。按日軍於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侵佔北平，北平研究院即停止工作。史學研究所人員一部份遷至西安，一部份遷昆明。參看《敦煌變文論文集》下冊頁五五五。

# 目錄

前言

釋《書》《詩》之「誕」 ..... 一

《詩》三百篇「言」字新解 ..... 一八

釋《詩經》之「于」 ..... 四二

卜辭旁註考 ..... 一一四

殷墟卜辭「多介父」考釋 ..... 一五七

對《盪器銘考釋》一文的幾點意見

——與郭沫若先生商榷 ..... 一八七

略論我國古代俯身葬問題 ..... 一九〇

附錄 讀者來書兩件

|                  |      |
|------------------|------|
| 《禮記·檀弓》篇對後世文學的影響 | 二〇四  |
| 《莊子·秋水》篇闕文臆補     | 二一七  |
| 詩與語音             | 二二三  |
| 《詩與語音》篇的聲明和討論    | 二五三  |
| 《漢書·外戚傳》「對食」解    | 二六一  |
| 關於宮中「對食」         | 二七〇  |
| 《秦女休行》本事探源       | 二七六  |
| ——兼批胡適對此詩的錯誤推測   | 二七六  |
| 答俞紹初君的「質疑」       | 二九九  |
| 關於《秦女休行》的討論      | 三一一  |
| ——致《文學評論叢刊》編輯部函  | 三一一〇 |
| 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        | 三二一  |
| 齊梁白話文            | 三六三  |
| 附錄釋「列」           |      |

重新評價歷史人物

|          |     |
|----------|-----|
| ——試論韓愈其人 | 三七六 |
|----------|-----|

|               |     |
|---------------|-----|
| 敦煌卷《季布罵陣詞文》考釋 | 三九一 |
|---------------|-----|

|        |     |
|--------|-----|
| 密宗塑像說略 | 四二一 |
|--------|-----|

附 錄 關於演蝶兒法的書籍

|               |     |
|---------------|-----|
| 近五十年中國歷史文物之喪失 | 四五七 |
|---------------|-----|

|               |     |
|---------------|-----|
| 吾國古石刻及古畫之流出海外 | 四六八 |
|---------------|-----|

|            |     |
|------------|-----|
| 海外我國古銅古磁概述 | 四八四 |
|------------|-----|

|      |     |
|------|-----|
| 地域正名 | 四九六 |
|------|-----|

|            |     |
|------------|-----|
| 條件反射是誰先發現的 | 五〇六 |
|------------|-----|

|     |     |
|-----|-----|
| 自 傳 | 五二七 |
|-----|-----|

|               |     |
|---------------|-----|
| 附 錄 繁體字簡化字對照表 | 五三七 |
|---------------|-----|

## 釋《書》《詩》之「誕」

去年寒假中因爲研究古文文法中的一個問題，用圖解法分析古代的句法，分析到《書·君奭》的「『誕』無我責」，就沒有法子下手，因爲歷來治《書》、《詩》的經學大師一味陳陳相因的把它——誕——釋作副詞「大」，固然說不過去；就是依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說它是發語詞，也不能叫人滿意。因爲在文法的圖解中，即使是一個標點，也得給它一個地位，依王氏說，這個「誕」字就沒有圖解上的地位了。而實際上這個「誕」字在《書》、《詩》中佔的地位異常重要。它所表示的有：

- 一 時間的關係。
- 二 語氣的緩急。
- 三 命令的句式。
- 四 反詰的句式。
- 五 事物的所屬格。

## 六 指示代名詞。

## 七 子句與主句的連絡。

(說詳下)

釋「誕」字作副詞「大」的，把原文句子弄得支離破碎，太「不成話」，實在沒有法子叫人佩服。朱熹傳詩，覺得歷來的舊注有點看不下去，最先說：「誕，發語詞。」（《詩集傳》，卷十七，《生民》篇三之二）。王引之承朱說，又把《書》、《詩》中有「誕」字的句子收集起來。（但沒有完全收齊），歸納出兩條原則：

一 「誕」，發語詞，《書·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諸「誕」字皆發語詞。

二 「誕」，句中助字也，《書·大誥》曰：「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也。說者訓爲「大」，亦失之。（《經傳釋詞》卷六，「誕」字條下）

這個說法比前人高明得多，不致於「詰籀爲病」，但王氏祇做了破壞的工作，破壞歷來「誕」大也」的說法，却没有做建設的工作，求出「誕」字的真義，以致把上述的七種重要的作用